



繪圖官講集要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45
6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繪圖宣講集要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繪圖宣講集要
卷上六

宣講集要卷上六

目錄

- | | | |
|----------|------|------|
| 雪裏救母 | 賣身葬母 | 殺身救父 |
| 留嗣成名 | 石隙陷身 | 改過成孝 |
| 雷打二女 | 雷打逆女 | 嫌媳受累 |
| 嫌媳惡報 | 悍婦凶亡 | 無福受 |
| 觀音大士勸婦女歌 | | |

會圖宣講集要卷上六

雪裏救母

潼州府三台縣離城三里地名圓壩子有一人姓蔡名國昌娶妻雲氏家貧開飯店營生無子單生一女幼名長姑年方四歲父疾卒雲氏道夫遺命苦持節操撫養幼女其間困苦難以盡言及女長成十六歲尙未許人雲氏忽然染病醫藥不效自料必死喊了一聲長姑兒快來爲娘有幾句話對你講長姑道母親病體如何呢呀兒

未曾開言淚不乾 心中猶如亂箭穿 天地生人有貧賤
娘的苦楚實難寬 想起你父把病染 臨終囑咐我心寬

叫娘各自想主見 隨帶兒女上別船 娘聞猶如刀割胆
婦失節操罵名傳 縱然家貧不埋怨 無子靠女理當然
從此立下守節念 不顧生死把女盤 白日與人做鞋面
夜晚點燈手紡綿 自到於今屈指算 整整苦守十二年
只想雲開日出現 誰料雪上又加寒 該是娘的難未滿
平空又遭病來纏長歸昨夜一夢甚希罕 夢見你爹轉回還
參自說話說未說 他說娘的陽壽滿 定難久存人世間
娘再問他變了臉 一手推娘地平川 這是害病人心虛
醒來渾身都是汗 想起淚濕枕頭邊 母親何必望慮
娘想無常終難免 百歲也要歸黃泉 只有一件娘望欠

母親望的那一件事 我兒尚未結姻緣 如今世上人眼淺
只重衣冠不重賢 倘若為娘閉了眼 兒好比那一隻船
是人把你看下賤 娘在陰靈豈心甘 第一還有事一件
千萬莫要把心偏 要與爹娘顧臉面 貞節女子萬古傳
自古人窮志不短 立志如同鐵石堅 又道好人多磨難
頭上自然有青天

母親所言乃女兒分內之事善保病體纔是你怎麼句句說出
斷頭話來了
哎呀 咽喉耿耿話難嘆 捧杯茶來解渴煩
兒呀 雲氏道長姑兒娘的口乾快去捧杯茶來長姑轉至厨下捧茶

來時連喊幾聲，媽不見答應，只道睡着了，伸手一摸，四肢厥涼，牙關緊閉，喊道：「一聲不好，將杯擲地，抱住母親，號天痛哭道：

母親死不由我，珠淚汪汪。上無兄，下無弟，好不悽涼。

時纔間吩咐我，緊記心上。教女兒一椿椿終身不忘。

你說道這一陣口乾舌燥。吩咐我至厨下忙捧茶湯。

誰知道茶未吃，命已早喪。你叫我蔡長姑如何下場。

家中的少餘錢，又無銀兩。這衣衾與棺槨，何處想方。

我只說母女們長久無恙。又誰知一點病，竟不起床。

我也曾許香願，祈神禱禳。我也曾請醫生熬藥煎湯。

藥不效，神不靈，為的那樣。是兒女未盡孝，纔夢黃梁。

千萬聲哭不轉回生氣象。叫女兒孤單單怎樣下場。

長姑哭罷，走到鄰家數處，請來帮忙，個個都怕染病，皆不肯來。萬般無奈，脫下己身衣褲，將母殯殮，可憐家無半文錢，棺木也不能辦，只得將睡的蓆子裹好，過了一夜，又去請人抬去安葬。亦無人至，等至下午，只得獨自背上山，借鋤挖坑，尺餘天色將晚，勉強將尸放下坑去，尙未掩土，忽又天降大雪，長姑冷得手僵脚柔，不能動作，看看天又黑了，心中着忙，想要回去，怎奈母尸未掩，猶恐野獸傷母，心中不忍，大着胆兒，伴宿母旁，將近一更，一來想起父母苦情，二來想起自己光景，不覺傷心痛哭。

望墳頭，把苦訴，守住母親哀哀哭，常言女子不出戶。

夜宿荒郊是何如 只因我母作亡故 遠近無人來幫助
在生受個千般苦 死後苦情難表暴 家無銀錢請開路
衣衾棺槨件件無 兒纔脫下衣和褲 一床篋席當棺木
左右鄰人全不顧 個個都怕染瘟毒 萬般無奈自背負
一步一跬到祖墓 只說將母埋下土 不覺天晚難埋覆
心想本待歸家去 又怕野物咬尸骨 無奈坟前來守住
陪伴母親宿一處 大雪紛紛滿山佈呀這一陣冷得手
心想要去堆撮土 透身寒冷受折磨 這番苦情對誰訴
觀音菩薩是活佛 菩薩能救世間苦 緣何不救兒的母
速將我母救出土 二月十九跪香燭

蔡長姑正在悲啼之際忽見火光亮了一亮長姑吃了一驚也
不哭了以爲是鬼火他也不着忙並無畏懼起身扒上前去順
手一摸檢得一物如圈不知是銅是錢帶在手中不大不小正
待轉身只聽呢呀一聲長姑又吃了一驚言道鬼呀鬼可憐我蔡
長姑爲母苦死一無衣衾棺槨二無人力幫助獨送荒郊勺土
未掩只得在此宿守坟台鬼呀你還要來駭我你就是鬼我也不怕你的正言間耳聽人低聲道長姑長姑喊你到茶這般時候還未來忽又道怎麼把我腳手都細起長姑聽得是母聲音走到坟中一看便問果然還陽此時天已微明將蓆解開慢慢摻扶歸家母女又悲又喜此乃是孝女雪裏救母感動觀音菩

薩以陽枝甘露救還陽此圈亦菩薩所賜非銅非銀雲氏母女亦不知其爲何物也於是雲氏病體不藥而愈遠近聞之誰不稱奇此乃遂甯縣觀音顯化也且說本城有巨商者姓沈名萬財妻子閻氏所生一子年十七歲尙未定親一日萬才至友家宴歸路過此店吩咐住轎至店中吃菸閑坐長姑遞火出外萬財一見此女雖居落泊之中品貌亦自不凡又見手中帶了一圈想道淡泊豈有此物其間心有來歷叫道小大姐尊姓答姓蔡問你爹爹叫甚名諱答蔡國昌問他往那裡去了答多年死了問你家中還有甚麼人長姑見話生疑不敢答應一溜進房去了萬財見女知羞不便強問言道店內還有人否雲氏勉強

出堂相見萬財問道適纔小大姐是你甚麼人答吾女蔡長姑問他事不敢動問單問他手帶圈子是自家所有還是他人送的雲氏聞言眼含珠淚將女兒雪裏守墓檢圈始末哭訴一遍萬財嗟嘆不已意欲借圈一觀可否雲氏見客仁慈將圈拏出萬財接來一看暗暗噴異也不道破問道此圈可賣否答曰賣問價要多少答此些須之物不過二百足矣萬財道此圈拏與我帶去午後與你付錢來雲氏並無難色萬財告辭回家叫那堂櫃朱先生開庫點錢二百串卽速運至蔡家店交貨錢朱先生道今日買了甚麼貨要錢這般急萬財將圈遞看原來是雙龍盤珠的金圈約有二兩三錢中嵌珠寶一顆其價無比卽便

起錢隨卽送至蔡家店駭得雲氏母女手足無措這纔是母女剛纔團圓甚麼事又發作了莫非那圈子又是禍根只見朱先生言道店媽媽休得驚慌我與你送圈子錢來的雲氏方纔放心道以爲銅圈只說二百文錢那有許多朱先生乃爲言明其故雲氏道旣爲貴客賞賜多金母女將何報答朱先生見蔡長姑賢孝且未受証遂思萬財之子尙未定親歸向萬財言及蔡長姑尙未許字願爲媒証作成大相公之婚姻萬財心中歡喜心想長姑雪裏救母檢金獲報真賢孝可知矣况吾兒年紀十七歲尙未定親此對夫妻實天作之合也遂請朱先生作伐朱先生復至蔡雲氏家言其沈蔡二家結爲婚姻之事雲氏推

辭不敢再三乃允朱先生辭歸與萬財言其願允擇期下聘親迎合卺三日宴罷此時蔡長姑雖居安樂之境常帶抑鬱之容時而長嘆時而悲啼婆問其故方知爲母氏之憂萬財卽命其子雇轎接岳母雲氏同居奉養終身安樂長享壽考由此觀之可見婦人守節撫孤女子事親克孝終獲美報天地之重節孝如此人何不效法哉

賣身葬母

本朝河南府清縣有一女子名叫胡桂香父親天廣母張氏無有兄弟姊妹祖父母與父親早已亡故桂香此時方十六歲只有一個二叔混名叫胡闊王母親忽一日得個病時常煩悶遂

喚桂香進前說道為娘今日教你一番好生聽着

你父不幸早年喪 是你一人在身旁 你要像個男兒樣

你要學個女賢良 三從四德休放蕩 出入舉動要端莊

幽嫻貞靜乃為上 在家和順與慈祥 烈女傳中有榜樣

學得一個也不常 盧氏衛姑執棍棒 緹縈救父上書章

唐朝時嘆義宗之妻盧氏有盜劫其家人人盡藏惟姑老不能

行盧氏手執棍棒站立於姑之側被賊傷姑不屈是其孝也

令姑割鼻立志向 為父抱虎是楊香

令姑夏侯文甯之女嫁與曹文叔文叔早死無子令姑自願守

節恐家嫁已割鼻截耳以自警後夏侯文甯迎之歸勸其改嫁

令姑又執刀割鼻誓無他志是其節也

玳英恐辱吃糞糞 陳仲妻子跳崖亡

唐朝韓仲成之女名玳英遭亂恐賊執之自投糞坑中以吃其

糞賊惡其臭乃舍之是其烈也

謝女吟詠能高唱 薛姬剪裁號神娘 一切古人真高上

千載後世姓名揚 出門眼睛莫亂望 坐倒不要搖裙裳

休得穿紅着綠樣 何須繡字與豔妝慧 總要立個好志向

為娘九泉也增光 我們家貧休怨謗 切莫失節壞門牆

二叔平生多放蕩 朝朝日日在賭場 田地房屋皆典當

剩下一間茅草房 你也各人要思量 切忌把那言語傷

為娘今日身染病 恐我不能得久常桂香一叔猶在賭場上
叔嫂恩情一旦忘 說倒此間咽喉硬 張氏一命見閻王
此時張氏一死可憐胡桂香獨自一人二叔未回婦娘亦無所
靠桂香此時上天無路下地無門左思右想衣衾棺槨也沒得
銀錢也沒得又怎樣葬法桂香於是大哭云

母親一死無所望 叫兒與誰作商量 願學董永賣身樣
願學剪髮趙五娘 頭插草標往街上 情願賣身葬母喪
桂香正到街上街鄰問及桂香說道我來賣身葬母的口裏正
說兩眼弔淚人人傷慘走至金蘭站前站了一陣來一客人名
叫趙桂芳見得賣身葬母發了惻隱給銀子十兩胡桂香回家

葬母桂香得了銀子把母葬了只要守孝報答母親劬勞誰知
他那二叔胡閻王那晚在賭場上輸了六十兩銀子回到家中
心裏憂愁要去翻本無有銀子想到桂香青春年少也還賣得
些錢不免把他賣了主意已定又怎麼弄得桂香出門只得扯
故便向桂香說道為叔與你看了個好人戶將你許配他那人
生得體面家務發財那知桂香是個行孝的人聽得二叔此話
不覺雙目淚下

桂香聞言咽喉斷 二叔說話理不端 爹爹從前染病患
何等好言對叔談 我爹並無兒接後 只有女兒是根緣
望你二叔另眼看 視如親生兒一般 於今姪女又遭變

母親不幸喪黃泉 前日賣身來祭奠 這樣傷心對誰言
算來百日猶未滿 兒有熱服在身邊 你與姪女結姻眷
母死心中也不甘叔 任你說得蓮花現 縱死也不結婚姻
胡閨王聽得這一番話就罵起來

爲叔聞言氣破膽 罵聲了頭胡亂言 我到好言來勸勉
惡言對我理不端 說罷持棍來苦打 任隨你去喊皇天
左鄰右舍誰敢管 思前容易悔後難 我今賣你煙花院

賤人纔知老子這法嚴
二叔呀打老子也不打了手也打軟了超赦你閨王轉身桂香
此時一身打爛便哭將起來

哭聲母親死得慘 二叔打奴理不端 頭上青絲都打散
人在九塵魂在天 我想爲人福分淺 學個投江女中賢
頭上青絲輓幾轉 腰間緊緊帶子拴 不覺來在大江岸
波浪滔滔在面前 父母養奴多恩典 今日拜別赴黃泉
不顧江中深合淺 不怕泉冷與水寒 不顧生死跳江面
閨王殿前去伸冤

桂香捨命跳下江去焉有不死之理誰知河下竟來了一隻漁
船漁翁名叫劉白頭妻子李氏打魚來在此處把桂香救活留
在家下問敘了一番漁老無兒把桂香收在膝下就在他家安
身此話不表且說前日拏銀子與胡桂香那客人趙桂芳路過

鴛鴦渡渡夫見財起意把趙桂芳打下水去謀財害命恰遇着
打救這胡桂香漁老打救起來留在家中問及來由說了一番
桂香隔壁听得講話聲音恰似前日拏銀子與我那趙恩人桂
香聽了一會便對李氏說道堂前那位客人恰似我前日的恩
人李氏上前一問果然不差便叫桂香出堂謝恩

桂香堂前來跪下 一見恩人淚沓沙 前日賣身遇君駕

贈奴銀兩葬奴媽 不料二叔起奸詐 那要賣奴作烟花

奴不應允就是打 奴便跳河染黃沙 幸遇恩父把魚打

將奴救起在他家 奴的來歷奴說罷 趙恩人你如何也

答我的行程表不盡 我的家住在北京 在家奉了雙親命

發賣珠透到處行 來在鴛鴦渡口境 渡夫做事太不仁

謀財害命心不正 將我打在水中存 多蒙二老救我命

二老也是我恩人

各將苦楚訴了一番桂香想了一會有恩不報枉為人我想這
趙恩人於我有天大之恩不如將身許配與他也好酬答一點
恩情不免將此話稟告寄父及漁老對趙桂芳說明趙桂芳應
允了你道趙桂芳是個甚麼人乃是太子出外訪賢聞河南省
多父元一路上又收了一個孝順的人名叫龐玉春後來回到
宮中把胡桂香賣身葬母之事說與父王得知即命王轎來迎
何等榮耀這不是孝敬的報應龐玉春能孝順父母爲了兵部

尚書漁翁劉白頭夫婦救人之命封爲皇親國丈管都給事這案看來行孝自有好報作善自有天知

殺身救父

福安縣張家有兩弟兄名達德家貧娶妻黃氏所生一女名叫玉姬極盡孝道弟名達道家富娶妻陳氏無子又買一妾姓徐名妙蘭皆美而無子不幸達道二十五歲一病身亡陳氏立志守節欲抱他娘家哥哥陳大本之子名叫元卿爲嗣以接後代其兄達德以爲異姓亂宗阻住不許陳大本因之懷恨在心却說那陳氏每逢朔望及夫主生辰常請龍寶寺僧人名喚僧一清誦經追薦其夫僧一清以爲陳氏有心於他一日請他超

度他另請挑經擔者先往他後隨至來時見戶內無人他直入陳氏房中調戲陳氏陳氏不從欲要喊叫一清見事不好便抽刀殺死陳氏將頭首割下用衣服裹定放在經擔內面出門喊叫陳氏被人殺死徐氏妙蘭走入房內見大姐身在地下頭首不見便去喊叫哥哥達德來看達德見弟媳死了遂命一清回寺不知頭首在他經擔裡面一清回寺將頭首藏於三寶殿後滅了跡踪神鬼不知徐氏又請得陳氏之兄陳大本來看大本看明因前日不抱己子挾忿在心一口咬定是達德殺的要圖絕業報於縣官太爺乃是無能之人苦打成招達德受刑不過問便招認但無頭首太爺說道若有頭首本縣申文放你回家

累至年餘不知頭首落於何地可憐達德身遭不白之冤一年之內家貧如洗黃氏玉姬母女二人只得紡績度日玉姬因無錢請人使用只得自己親身與父送飯每至監中都是哭哭啼啼一日問道爹爹何日得出禁監他爹爹說道太爺限我我得嬌嬌的頭首便放我歸家玉姬聽說回來對他母親說道父親要尋着嬌嬌的頭首太爺纔放他歸家兒想嬌嬌已死一年多了並無踪跡怎麼尋得頭出爹爹監中受苦母親日食難度不如將女兒頭首割下當做嬌嬌頭首將爹爹救出監來豈不是好黃氏聽得說道兒呀怎麼說出此話來了你今方纔一十六歲等你長大成人爲娘將你訪個富貴之家檢得幾兩聘金我

二老以好度活終身玉姬說道媽呀爹爹在牢中受苦娘在家中受餓女兒豈肯嫁與豪門自圖飽嗎况聘金又能有幾多那時兒是別家人怎肯容我替父娘今將兒首割下將爹爹救回母親也免得在家受餓豈不是女兒捨一條命能救二命若不將兒頭首割下我爹爹定死在監中母女在家也會餓死兒志已定母親不忍殺兒自縊罷了黃氏說道兒呀你父遭不白之冤天理自有明白的日子從今以後我兒不要說此斷頭話了黃氏自此日夜提防玉姬不得自縊一日玉姬哄娘說道我娘不必提防着兒兒已回心但聽天安命而已黃氏聽說自此便不提防了不料玉姬一日竟自縊而死黃氏見了嚇得魂不附

體解下抱住便放聲大哭起來

一見嬌兒尋自縊	珠淚滾滾好慘悽	娘心猶如刀割苦
自己失悔防不密	那日兒對娘談叙	叫你為娘莫防隄
只說我兒回心意	誰知撇娘命歸西	兒比蛟龍纔出世
作了籠內一隻雞	兒比彩鳳未全翼	到作網內一個魚
兒比花蕊遭風雨	兒比萌芽被霜欺	兒比風箏線斷去
兒比燈光風吹息	我兒一死都容易	枉自為娘費盡力
十月懷胎娘憂慮	三年乳哺用心機	又怕闖煞痘麻事
又怕風寒病難醫	梳頭纏腳娘仔細	將兒撫至十六餘
一心擇個好女婿	後來靠兒過終期	誰知今日把命斃

正是積穀難防飢 哭罷一場放在地 將兒仔細看端的

冤呀 你死為甚眼不閉 莫非為着你爹爹

黃氏將玉姬抱住痛哭一場見眼不閉想着女兒為救父身死
若不將他頭首割去救他父親他死也是不瞑目的欲要割下
又怎麼下得手於是黃氏焚香祝告拏刀去割哭道冤呀
拏着剛刀哭斷氣 戰戰兢兢步難移 不割兒頭眼不閉
救父心腸不安逸 你父若死牢中地 枉死二命有何益
咬着牙關砍下去呢 心酸手軟膽戰慄
黃氏提刀來砍終是心驚膽怕手軟無力將刀落地砍之不脫
無奈何又只得捨着性命拏刀又砍呢

再提剛刀砍下去 鮮血一噴染華衣 將刀丟去頭落地
頭落眼閉如昏迷

黃氏將頭砍脫昏迷在地有半個時辰方纔醒來拿起頭首一
看猶如亂箭穿心一般又哭道呢呀

斷兒頭首娘死去 二孀就在面前立 醒時將頭來檢起
不忍看時裏在衣 拿去救父回家裏 兒的孝名萬古題

黃氏哭畢拏衣將頭裏定次日送縣交與丈夫丈夫問及黃氏
說道想是有人念夫君受苦久了將頭首送來但夜間不知他
是何人達德於是將頭首交與那縣主縣主見了頭首也不分
新舊竟將達德問成死罪解到包公衙中相驗包公驗時怒說

道陳氏已死年餘諒必頭已腐臭這個頭如何還是新鮮的呢
你殺了一命也就該死如今又在那裡殺得這個頭首來呢達
德推說從黃氏得來包公將黃氏喚到衙中拷問黃氏哭泣欲
說數次都說不出來包公看得奇怪便哄說道你若不從實說
出我便要動大刑了黃氏聽得哀哀大哭訴道呢呀大

未開言止不住咽喉哽哽包說你快快
從實招來

尊一聲包大人細察冤因有那些
冤在你

都只爲我丈夫遭家不幸你丈夫有那
些不幸呢

我二叔二十五就把命殞命之長短乃大數所定你
二叔死後又便怎樣呀

又無兒又無女單丟二孀 在家中守節操不出房門

女子能替丈夫守節可好志
向 皇上定是有旌表的
逢朔望每叫人去把僧請

到家來誦經懺追薦亡魂
誦經超度丈夫這是
為妻子的正道理

那一日是二孀陰壽將近
龍寶寺請僧人來念經文

那僧人來
請的人將經擔先已挑進

也未會呢
說僧人早飯後方纔來臨
那僧人早飯後纔來他來之

他在那柴門喊出外答應
接到屋孀已死頭首不存

那僧人在外喊叫未曾到屋你二孀就被人殺
了你的丈夫那時還在外嗎還是在屋內呢

那時節小二孀纔把夫請
夫見得嚇忙了去喊近鄰

不一時陳大本他來請問
誣丈夫謀殺孀想把業吞

報到官用嚴刑將夫拷問
挨不過只得是將罪承認

招了供尋不到二孀頭頸
把丈夫丟大監緊鎖牢門

你丈夫既閉在禁監之中
呢呀大人呀 女極把孝盡

這頭首又從何處得來呢
我有個玉姬 每日裡送飯食問候夫君

哦你還有女兒嗎你
哦你的女兒每日送飯與你丈夫吃這乃是

孝女但他問你丈夫你丈夫又怎說法呢
哦你的丈夫對他就是這樣說

丈夫道有頭首可救他命
法但你的女兒回家來又對你說

也未
歸家時對我說眼淚淋淋

會呢
說法呢
說孀孀已經死有一年整

他又怎麼
這頭首又叫我何處去尋
既尋不着這頭首

他無奈拏把刀對我告云
又從何處來的呢
他拏刀告稟又

願割下自己頭去救父親
噫天地間有這等奇孝嗎你是
他娘活鮮鮮的 下得這樣毒母

手你都不

勸往他嗎
他既不信你就

難道自己割下

他既要弔頸你

該防着他纔是

你既防得緊他

又怎麼死了呢

他既改了心他

未必還去弔嗎

我彼時苦口勸他總不信

不割時他就要弔頸懸繩

我也曾朝日裏刻刻防緊

忽一日對我說他回了心

因此上我稍怠未能謹慎

那曉得悄悄的一命歸陰

魂呀可惜此女竟作了弔死孤

為甚麼既已死不閉眼睛

莫不是為爹爹監牢坐定

因此上割兒頭竟往縣進

將此話來說完兩眼遂瞑

噫這就奇了你

未必他不閉眼睛其

中有個甚麼緣故嗎

噫這就奇了你

又便怎樣哩

你進縣去將頭首交與你的丈

夫你丈夫可曾知道這一段情

由麼

我丈夫他不曉其中之真

你丈夫既不知道你縣太

見了頭坐法堂將夫罪定

爺將你丈夫怎麼定罪呢

噫好糊塗

今提到包大人台前勘問

的官呢

望大人察冤情筆下慈憫

你女殺身救父這乃是個孝女

人的道理哦這案情我也明白

了老包自有下落各自起去

包大人果算得清如明鏡

救夫出我女兒九泉沾恩

包公審畢達德在一傍聽見其中情由不覺號聲大哭在傍聽

者無不含淚悲傷包公又將人頭細看刀痕果是新鮮血跡定

是死後割的便將黃氏吩咐道你可常往龍寶寺去求籤問卦

僧人若有調戲你的言語便即前來對我說明老包便問他要

這一個頭首該當一清和尚。天命已滿，一見黃氏來廟，乘機挑引黃氏，哄道：「有了我二孀的頭面，我便與歡會。」一清拴不住意，馬心猿便說：「前有一婦人來廟戲之，不從，將頭首砍下，藏在三寶殿後。你若肯從我，即將此頭首給你銷案。」黃氏道：「你果拿人頭來，我即與你歡會。」一清將頭首拏出，黃氏一見，誑說道：「我見這枯骨頭首，一時嚇得心驚膽戰。你明日拏起頭首來到我家，先與你歡會，然後交出頭首。」一清應允。黃氏歸家，即叫家門幾人去，至三寶殿後，搜出頭首，將一清鎖起，送到包公衙門。包公一一將案審實，當下將達德放回，將僧一清拋上鐵劍問罪。又命縣主行文建修貞節全孝二字，又命將張達德之田產分作

兩股。一股歸節孝祠，春秋二季費用。一股歸達德執掌。至於縣官尹主爲官不清，冤屈善良，罷職爲民。從這一案看來，古時女子竟有殺身救父之孝，何況今之婦女，可不急急盡孝，以報父母之恩於萬一乎。

留嗣成名

明崇禎時，湖北文生陳鉉，品學兼優，事親孝，生養死葬，皆盡禮。且多善行，娶妻李氏，亦賢孝。年三十無子，屢勸其夫娶妾。鉉乃買一妾，係官家女，姓王名禧鴻，曾讀書，能詩文。其父爲官清廉，卒於任所，母相繼而亡，無以爲葬，願賣身以葬之。鴻入陳門，尙未配，李氏有孕，鉉嘉禧鴻之孝，遂不與成婚，惟厚待之。欲擇名

門而嫁之不幸遭甲申之變賊匪探其家富夜忽擁衆擄掠將
鉉夫婦細鄉廳柱斯時妻所生之子僅三月禧鴻抱至後房換
洗故未爲賊獲忙抱子潛密室見賊出言非禮夫與李氏皆被
殺鴻卽負子踰牆而奔又恐被人害自取磁瓦毀面立志守貞
將兒以作己子欲撫成人報夫之恩每日負子乞食逃奔遠方
受苦年餘至西安乞食劉翁家翁見禧鴻舉止從容背肩之子
亦非下品知必有故因堅詢之鴻乃以實告焉

未曾開言珠淚滾 劉翁細聽難婦云 家住原在湖北郡
文生陳鉉是夫名 娶我爲妾纔聘定 命妻有孕正在身
懷足生男真歡喜 不料大禍忽降臨 賊匪乘夜擁入境

擄掠我家錢合銀 將夫與姐先綁定 刀架頭上亂胡云
夫姐大罵匪徒等 二人被賊喪歸陰 我藏黑處淚滾滾
心如刀割暗傷心 欲出殺賊報仇恨 不惜一死殉天君
轉思此策非上品 力弱焉能誅匪人 倘被賊辱千古恨
且絕夫之後代根 我忙負子越牆走 逃難天涯全兒身
恐遇奸人心不正 因裝風癲毀容損 沿門乞食養性命
撫子成立報夫恩 所受苦情難表盡 越思越想越傷心
本欲再將下情論 咽喉哽哽難出唇

劉翁聞之憐其苦乃留母子居於家後知鴻禧通經史能詩文
遂尊爲女師子稍長鴻教之讀書取名爲寶寶見母有憂色數

問其故母不言且常問其父並里居焉年至十餘歲問之愈勤
一日禧鴻乃將家事告於子

兒欲知里居事一傍細聽	娘提起好似那刀割肝心
你爹爹乃陳鉉曾把學進	本是那湖北地巨族家門
論為人真算得讀書立品	孝父母敬長上宗族名門
養心性講禮法持身端正	論唆訟與嫖賭未沾毫分
凡言語甚婉和又甚勤慎	閨闈事人長短決不出唇
積陰功作善果銀錢不吝	兒須當照你父這樣為人
爾嫡母他外家本是李姓	知三從合四德持家儉勤
操中饋習內則慈良貞靜	孝公婆敬丈夫鄉里傳聞

先無子勸你父把妾聘定	娶我來為次房望續後根
纔到家兒的母身懷有孕	你父親他便不與我成婚
十月足生下兒喜之不盡	你的父欲將我另選高門
不料得甲申年匪徒入境	你爹媽皆被賊喪命歸陰
我急忙背孩兒黑夜逃奔	自毀面裝瘋癲免人辱瘡
白日裡沿門去乞食養命	到晚來宿岩洞好不傷心
最可歎冬時間風寒露冷	又受凍又受餓命幾難存
走天涯合海角苦楚受盡	我一心要將兒撫養成人
歷年餘母子們逃到此境	多感謝這劉翁收留家門
為西席將他的女兒教訓	母子們十餘載在此安身

爲賓兒須勤學志向要定

三更火五更雞苦讀詩文

惟願你早成名好回原郡

尋着兒親尸骸娘纔安心

也不枉我受苦四處逃遶

也不枉你爹媽養育兒身

爲賓聞之如夢初覺卽跪母前泣訴曰

聽母之言肝腸斷

心中猶如滾油煎

哭聲爹爹難見面

兒的生母在那邊

冥中諒亦不閉眼

望着孩兒怎安然

被賊殺喪真傷慘

匪徒與我山海冤

親尸何人去殮殮

想起我心如箭穿

立志撫兒恩非淺

受盡心苦保我全

功名之事兒看淡

祈母攜子回故園

尋親尸骸表寸念

爲子盡道理當然

倘不如此心抱恨

何顏立於人世間

母辭劉翁各回轉

急歸故里莫遲延

爲賓急欲回郡其母弗許謂其子曰俟成名卽歸如名不成永不歸也賓愈憤志讀書至十六歲入本朝學是年中鄉榜劉翁以女妻賓賓以親骸未尋不忍成婚禮鴻乃攜子女回郡賓百般找尋數月餘問諸里老始尋着二親之墓鴻率子媳祭奠畢命賓夫婦成婚乃謂子曰吾今日志滿願足可以對爾父於地下也從此閒居靜室不會賓客而爲賓夫婦奉養盡禮凡事必稟命而行是年下會場中進士點翰林將事題請於朝御賜一匾孝義貞烈又題一聯云撫子成名有愧世間男子爲夫存嗣無慚巾幗丈夫又勅封孝義貞烈一品夫人賜金珠玉帛陳

為賓謝恩回家與母慶祝燕客三日後伊母夜夢一白髮老者說他主持一方今日爾功行圓滿特來報喜驚醒亦不在意中次夜又夢一紅袍官員金光閃閃宣金闕詔下王禧鴻一生苦節賢孝上帝深喜超昇天仙過三日赴詔驚覺已乃於次日潔備容儀謂子媳曰上蒼有詔母子永別也於是焚香端坐堂中不飲食子媳朝夕跪地泣叩亦不言語但聞異香滿室空中有音樂聲如是而卒形容若生鄉黨中皆頌美焉後子孫亦屢衍昌大自今湖北猶稱陳族也

石隙陷身

江都縣有一顧氏不孝公婆其夫姓洪名朝御車傭工每將工

錢打酒稱肉供父母不料顧氏忤逆將酒私自飲了肉私自吃了只用骨頭與之可憐老人那裏吃得動脅制公婆不敢言他夫出外顧氏在家要公婆服事他一點不到不歇就打把二老也磋磨不過了他夫回來還說公婆刻薄他他夫未察只用好言安慰那一日他姑娘來接他公婆去要稟告他他不准去再三告求只許公公去且要速去速回不准婆婆去要在屋裏服事他說畢他公公去了他大女一見便問母親如何不來呢洪老也不好說得止對女說你母親不好了午飯已過洪老即要告辭他大女苦留過了三日一日父女談家常女就問兄嫂何以孝順麼洪老遂說你哥哥日在外到也還好你嫂嫂呀遂不

覺吊下淚來

未開言不由我珠淚如雨

女說爹爹你說嗎為

甚麼就哭起來了

爹爹呀怎麼

又不說呢

爹爹呀到底

是甚麼情形

哥哥在外推車找錢回來供

養你兩個老人也是好的嗎

我嫂嫂在家忤逆不孝

他却做些甚麼事呢

把為父只當的一個僱的

叫一聲我的女痛心的兒

兒不問這句話父就不叙

你要問聽為父細說端的

你哥哥為車傭日出在外

那曉得你嫂嫂在家忤逆

說起來為父的心如刀碎

天地間豈有此理這人家說媳

婦原是來服事的那個把你當

每日間要為父檢柴挑水

你不做他就要拳打脚踢

他怎們萬惡你就打他
一陣匾擔看又怎樣嗎

可憐我年邁人又無氣力

你的兒買酒肉拏回家裏

可憐我年老人沒得牙齒

爹爹纔蠢哪不曉

得跟他拿起丟了

爹爹母親又

是那些惹氣

每日間西與他煮飯掃地

這個賤潑娘恁般狠

叫媽莫與他做嗎

有一點不是處咒罵不息

惡婦嫌婆婆都不管他

知道不

怕出

逆案

我兒呀此中苦你不曉得

由他駛由他罵假裝不知

他吃了盡拏些骨頭上席

光眼看莫奈何那回得吃

最可憐你的母是在憂氣

背地裏只好是哭哭啼啼

做菜園打猪草何曾安逸

一張嘴像打卦全不歇氣

爹爹呀未必你們側近四鄰見

兒呀你自家人都管不到

有那個管閑事去怪別人 哦 你的母沒奈何只是嘆氣

為父的看不過也把淚滴 那個哥哥回來你二老不向我哥哥說

兒呀你說了越發不好了 昨日的是我兒一番好意

命人來接二老聞頑幾期 我想你兩個年老人在屋裏難得坐不過接爹媽來耍幾天散

散心媽怎麼又不來哦他不許兒的母前來看你

那個爹爹說媽好却然是他不許來他不許媽來為甚麼事呢你母來又那個服事飯食

這纔是反要媽在家裏服事他兒今天偏要命人接媽來陪爹爹多住幾天看他又怎樣

兒呀不消日間定要回去爹爹呀你多住幾天為父的今日間定要回去爹爹呀你多住幾天

他限我速回去不留一期 爹爹你信那個個賤潑娘的

父今日在此間多謝於你 爹爹務要回去苦留不住的爹爹回去多多拜上母親叫他不要

用憂氣二回着人來接定要一路來耍的喇回家去又會要說八說七

洪老在此痛哭一場他女哭啼啼說道爹爹既要回家我這包

有些糖食暈菜與你拏去多拜我母親女兒未曾前來問候言

畢父女灑淚而別洪老回轉家中顧氏一見便歇起原叫你老

狗速去速回你偏偏要耍三天纔回來屋裏柴也無燒的水也

無人挑你就死在那裏嗎回來做甚洪老也不做聲各自去了

顧氏見公公包有些糖食暈菜私自一人拏去吃了婆婆何曾

得見洪老自此氣憤成疾遂一病而亡他夫回來安葬已畢又

出外去了他母見夫已死遂憂氣傷肝雙目失明顧氏越發把

他婆婆不當人了那日他夫稱麪回家叫顧氏每天怕他母親

餓了下來與母吃顧氏等他丈夫出門去了他去挖些蚯蚓煮起
孛與婆婆吃婆婆不知只說是麩吃在口中不對纔知是蚯蚓
翻腸大吐遂喊天大哭一場

想起我命好薄何多受苦
我的兒日在外去尋生路
是不孝莫如我這個媳婦
接來時就把我十分刻苦
每日間是茶飯都要我煮
好飲食私自吃我未到口
這幾年我受盡千辛萬苦
遇着這忤逆婦全不賢淑
那曉得為娘的受盡很毒
不把我當婆婆百般凌辱
他公公為憂氣一命嗚呼
我反轉似他媳還都不如
他還要咒罵我懶惰荒疎
不敢言我只得悄悄來哭

不料得憂氣病入了肺腑
我只願問王爺早些鈎簿
昨日的是我兒一點孝處
我媳婦喪良心天理不顧
可憐我無目人看不清楚
吃到口酸齏齏不肯下肚
這一陣哭得我叫天無路
這種人老天爺還不治處
顧氏的婆婆望天慟哭了一陣不覺感動皇天忽然風雷大作
也是顧氏平時忤逆不孝惡報時候到了理宜將顧氏雷擊而

死顧氏的夫也不知其妻不孝之情節故將屋後一個石岩打
開把顧氏陷在石隙之中只留上半身在外死又不死活又不
活神在此刻詩一首埋半身以存姑豁雙乳以哺子每一食以
延生終三年而擊死四鄰親戚朋友來看無不駭然遂將夫尋
回方曉得他顧氏妻是忤逆不孝遭此報應他夫也不出門去
推車了就在家中事奉母親每天與顧氏一碗飯以延其生或
時抱兒去吃乳於是遠近傳聞四方來觀者去去來來日有千
百多人那一方之樂善者就在岩中起一宣講亭從此顯遭忤
逆不孝惡報人人親眼來看見的不是虛說所以聽 聖諭
之人是衆勸化之人亦多一日有一宣講生說顧氏雖不孝天

加顯報不知是那些不孝處他又不說我們人人替他在雷祖
爺名下燒道書文使他將不孝之事說出雷神自然饒恕於你
顧氏雙眼流淚遂將不孝之事說起來

顧氏女在石岩自表罪過 尊一聲衆人們仔細聽着

我犯了何等罪雷來打我 皆因我平日間不孝公婆

衆人說你那些不孝 我每日要公婆服事於我

虛你一一說出來 飯不煮猪不喂坐享安樂

衆人說你公婆接媳婦原是望 難道你丈夫不說你聽嗎

服事你他不如不說媳婦 那知道我在家這樣萬惡

我丈夫去推車不在家多 或稱肉或打酒都交與我 他叫我要好生事奉公婆

這樣看來你的丈夫孝心頗好

只留些光骨頭方給公婆

衆人說你把肉吃了光用骨頭丟哄公婆你公婆年老無齒又

怎麼吃得動呢

吃不動在碗內又歸於我

下地來還不是我來收捉

這樣看來你丈夫稱肉原是奉父母你拏來私自吃了還不是

跟你稱的呀

頭一回大姑娘命人一個

你的姑娘命人來爲甚麼事呢

他說道特治酒來接公婆

你的好姑娘來接他的父母也是他的好心你公婆可曾去否

我婆婆去在家獨坐

你不要你婆婆去是何緣故呢

怕他去對姑娘把我過說

你這種人都還要臉還怕人說你不成嗎

叫公公一人去不許期過

要回來做活路檢些上坡

你實在有些萬惡連你公公走人家你都要管倒哩

我公公他也是自己有錯

你公公又有那些錯呢

住三天纔回來不聽我說

未必你是下聖旨的

我一見公公回我就冒火

你冒火又便怎樣呢

我把他駛一個氣死不活

我公公他憂氣一命結果

這樣看來你公公都是你氣死的

我婆婆只哭得眼淚雙落

不料得把眼睛哭瞎兩個

你婆婆眼壞了你

看不見我正好把他磋磨

我丈夫稱挂麩親交與我

夫叫我下婆吃切莫忽料

你下與婆婆吃了未曾呢

我想起那時節自己也錯

你又有些錯呢

挖蚯蚓當挂麩來與婆嗑

你這就該萬死的那蚯蚓都吃得難怪雷打你

我婆婆不看見用手接過

你婆婆到底
吃了未曾

本難

翻腸吐好一似服了毒藥

因此上雷神爺來把我捉

這都是我不孝的報應發

莫學我顧氏女不孝公婆

陷之在石岩中要死不活

願世人都盡孝共享安樂

顧氏說罷雙眼流淚眾人聽他這番言語實實忤逆不孝報應
到了凡有人去看他他就說來勸人叫莫學他顧氏女至顯眼

拏箸挑只說是挂麩駝駝

纔到口不由他心內難過

他對天來哭訴咒罵於我

陷之在石岩中又凍又餓

勸婦女要盡孝切莫學我

你看我不孝人這樣結果

這是我真情話不哄那個

日久三年後復被雷打死那石岩人呼為逆婦岩人今顧氏形
痕猶存從此案看來世間不孝公婆者莫說無報應不是不報
日子未到及到那報的時節悔不轉了各位來聽 聖諭都
是賢男淑女實力遵行 聖諭之人世間恐有這等人都要
以顧氏為戒自然天賜福祿子貴孫賢豈不是好嗎

改過成孝

何東有一婦人張陳氏自幼嫁與張端為妻翁死婆老且有白
髮祖婆在堂氏素不孝婆復不孝祖婆值丈夫出外營生愈加
膽大可憐那祖婆兩目不見欲飲不能到口欲食不能到手縱
丈夫在外收錢買回酒肉糖食俱被媳私自煮吃了道光庚子

年冬月陳氏回娘家而歸他母稱三筋肉送親婆不料送婦欺
祖眼瞎便私瞞食了却被祖聞得肉香問及媳婦纔知孫媳私
煮肉吃遂嘆了兩口氣他媳婦在旁見此光景思想媳婦不惟
不孝我並把祖婆都不放在眼裏不教訓他幾句此性人不知
改於是走到媳婦房中特為教訓一番

叫一聲媳婦兒聽婆教訓甚麼話說婆這裏有幾句細聽明分

滴倒說聽倒的又不想我生命不好家屋貧困

是聾子還要續煩些論本等說不起媳婦過門那個聆住你討

論本等說不起媳婦過門皆因是你祖婆眼目昏矇那是請我來的

婆一人恐不能事事盡心早晚間無有人事奉老親
纔娶你到我家侍奉祖身

老實話敬一輩又敬一輩誰知你到我家全不柔順

祖與婆當作了行路之人還怕那一個

有好穿本不該私自管領還未打張好飲食就該要奉與祖吞

有那些未拏你那回到娘家提肉回郡

他吃你說為甚麼瞞着我不奉祖身那是我娘家拏來的

曾不思不孝人天有報應的都要拏與他吃况灶君察善惡神明記付

他婆說猶未畢逆婦

聽得有報應的說道

你莫拏那些來嚇我三個石頭架個灶就說有神靈那得這多

灶神來管事你那話我不愛聽說畢各走一邊去了他婆本欲

勸他孝祖見他如此也就不說他逆婦第二早晨到灶房內低

腦壳去燒火忽然鑽在灶孔去了嚇的婆婆急忙扯出頭髮盡落額已燒焦了只有臉上未大損傷口內說道我願改過再不敢犯了過後那額甚痛親戚都來看他說道神靈顯聖必須出外勸人方能全愈婦羞不認承誰知那額傷又痛得要死莫奈何便說道菩薩開恩我將身作勸反說出就不痛了乃哭哭啼啼請人作歌勸世其詞曰

未從開言淚自落 尊聲列位聽奴說 論奴此身多過錯
欺我瞎眼老祖婆 三竿日起夜早臥 飲食不與祖同棹
拏東拏西曾叫我 違拗抵觸惡言多 那日回去娘家坐
我媽送祖肉一陀 瞞着祖母私吃過 婆婆教訓我更惡

還說事祖都要我 那能孝得這們多 只說無神鑒察我
誰知報應走不脫 二天厨房去燒火 灶君顯應將我捉
說這逆婦大罪過 將火燒我頭腦破 幸得婆婆替悔過
奴的性命纔得活 奉勸世人莫學我 此段良言記心窩
莫說隔輩不孝可 孝祖還是孝婆婆 世人依此無差錯
福祿相報定無訛

此婦既作歌勸世復向祖婆姑前跪悔前罪啼哭求恕

跪堂前雙淚流輕言哀懇 尊一聲祖與婆細說分明

我平日做的事理太不順 不孝祖又兼之不幸婆身

一時錯到於今悔之不盡 懇乞我祖與婆大施慈仁

改過成孝

二十九

饒恕我忤逆婦開恩保定
哀求那灶府君不加罪根
從今後願改悔事事從順
從今後願學那行孝之人
早請安夜送睡溫清定省
或好食或好飲不敢私吞
倘若是違忤逆仍蹈前徑
甘受那活報應不辭毫分
他祖婆與他婆婆聽得他真心悔過遂說道好好只要你早晚
行孝祖婆也不責備你孫婦自從悔過之後早晚孝順誓改前
非其後鄉黨稱孝婦焉後來美報自不必說

雷打二女

銅梁縣有一張氏丈夫早故膝下無子單生二女大女許王姓
二女許陳門張氏守節撫女成立臨嫁之時想到我有田產無

人承受不如賣了單留熟田收租養活老身一女贈銀二百兩
後來老了也好傍女過活終朝家族勸撫子接嗣張氏不信二
女出嫁後連年生子三朝過歲把家私如棕樹樣剝漸漸空乏
日食不敷又遇歲歉家中糧盡張氏想道兩個女發財一處去
要一月主意已定收拾往王姓家走走出門時不覺淒涼嘆曰

張氏婦出門來自嗟自歎
常言說人在世貴結善緣

男子們體三綱共五常勉
敦孝弟去淫惡是事順天

婦人家猶須要去其妖艷
知三從合四德貞靜幽閒

總而言持家務須要勤儉
愛臉面尙奢華老受飢寒

我今歲遇饑荒米無一點
猶幸得二女家阡陌田連

續國官詩集卷之六

此一回到他家必然欣羨 叫岳母叫家婆喜笑無邊

他留我要數月自必不談 還怕要縫衣裳贈些銀錢

行之在籬邊地收拾緊捲 漫漫的悠悠揚好到庭前

張氏走到大女槽門狗叫大女出來見娘衣服破爛便碼臉腫

嘴坐在門口問娘到此何事娘答曰特來看你女又曰我吃得

飯何須你看你的女婿高門大戶往來親戚盡是騎馬乘轎求

像你這老賤婆拖衣落魄新黃不接走個甚麼人戶老得無廉

恥了娘聞女言半時方答曰

大女兒你不必這們樣談 我懷你食養你多受熬煎

出嫁時辦賠奩光華臉面 猶打發二百銀還有銅錢

我為你把銀兩多多花散 因此上受飢寒望其憫憐

到你家僅兩次未有多便 你為何臉碼起反出惡言

女曰世上人多少老了就死未見你這賤老婆子徧徧不死要

來靠我娘曰不得死嗎女曰我拏二十文錢回去買付毒藥毒

死張氏不得已又往二女家走未進大門二女看見接也不接

張氏就將大女之言告於二女二女亦罵娘老來不識時務了

五黃六月走個甚麼人戶莫說大姐不喜難道我又愛你嗎大

姐拏錢恐怕少了我再添你幾文回去趁早毒死娘聞辱罵曰

罵奴才說的話更加毒慘 不由我今日裏大冒火烟

我為你用的錢一言難盡 你不該出惡言抵觸當先

雷打二女 三十一

我怨你兩姊妹必遭天譴

五雷打電火燒挖出心肝

方纔知天神威報應甚顯

也免得世上人不孝坤乾

二女聞言火冒把門闔了不許他娘進屋張氏慙氣只得轉身回家出門走了數十里行至中途脚手皆軟歇氣嘆道

張氏婦坐路旁淚如雨灑

口喊天手搥胸自訴根芽

我幼年配夫君琴瑟和睦

未生子先產了兩朶虛花

不幸得夫早死把女盤大

一許王二許陳俱是富家

賣良田辦嫁奩到也談話

我不該四百銀打發於他

將銀兩毫不存拏來賠嫁

單只留幾塊土一個坐塔

他兩家如棕樹剝了又剝

打三朝又週歲應酬無涯

想先年有租收到還不怕

這幾年田賣完米貴沒法

三日中未見米餓得岔架

也只想兩女兒把我提拔

左一趄右一跌他家走下

女見我臉碼起惡言交加

共與我小毛錢二十零八

他叫我賣毒藥毒死了罢

這樣人論理來應該雷打

願蒼天早收了把他心挖

哭啼啼行到此脚軟音啞

不覺得天色晚日已西斜

這苦命留塵世將來做下

到不如自縊死命染黃沙

哭畢解帶將在大樹上挂鈞來了一個賣貨人姓周對面撞見便喊大家婆慢些弔張氏回首一看認是姪婿周么將二女不孝從頭說出周么勸解一番接到他家安身姪女賢淑款待甚

濃要了半月，張氏要回，姪女搗米五升，將送出槽門。周雜貨往外回來，又把張氏留轉，再要半月，打過穀子回去，正是情絕倫。常短心良義氣長，那晚天變，風雨大作，霹靂一响，二女一齊打死，把心肝抓出，提在張氏床邊，帳杆挂起，張氏忽聞血腥極臭。周雜貨夫妻點燈來看，見兩副心肝挂在帳杆，三人驚駭，一夜未睡。次早兩處放信，言二女被雷打死，抓去心肝，不見四鄰。見此奇事，進城稟官。徐大老爺清正，得聞根源，速將王陳二壻喚到，各追繳二百銀子，斷與張氏撫子接宗。周雜貨疎財仗義，難中救人，賞銀五十兩，各安生理。今之有不孝娘者，趁早醒悟。

雷打逆女

昔有梓潼縣有一伍氏婦人，他娘家父母甚是貧窮，自幼父親早亡，他母勤苦紡績，撫他成人。及至出嫁，誰知伍氏忤逆不孝，把他母親不認，他夫好言教訓，他總不信，可憐他母年邁，衣食無措。他夫每掣鹽米奉送岳母，逆女阻攔不允。及至辛丑年五月初四日，他丈夫憐憫岳母淡泊，又想端陽已近，遂將岳母接至家中，同過節氣，可惜逆婦不許進門。他夫見此情景，只得將母女之情，勸他一番。

叫一聲我的妻寬懷坐定

聽為夫一一的訴說衷情

想岳母他家屋甚是貧困

他窮他的與我甚麼相干

受盡了千般苦撫你成人

妻今日就該要急早報本

你為何把岳母視如路人 那種沒志氣的爹媽我又未得他賠嫁我還孝他做甚麼

雖說是他家窮也由命定 難道說貧窮的不是娘親

雖是娘親我是嫁出門之女還孝他做甚麼 莫說是嫁出門便不孝順

豈知道婦女們原有四親 你說四親我到問你甚麼叫四親

在家中有爹娘原當恭敬 出嫁後有公婆一理同論

為婦女能盡孝神欽鬼敬 倘若是不孝順難逃雷神

我又未曾打他 我有那些不孝 平素間你全不把他看問

可憐他年邁人受盡苦辛 那是他討得的怪得我 你為何不許他在我家門

今日的月初四端節已近 況岳母他今日纔把門進

過年過節他莫在我屋裏討我憂氣

又何妨暫留他過些時辰 切莫說不孝母毫無報應

到後來妻也要為女娘身 設你女他待你這般情景

試問妻那時節傷不傷心 孝不孝由在他

想古來不孝人神靈顯應 或雷打或火燒驚覺世人

縱然是你的母把你容忍 我只怕老天爺不能容人

我肯信雷要 打也打不完 況且那 聖諭上 常常講論

不孝人生受罪死被蛇吞 我的妻從今後快改性情 若不然報應到追悔不能

他夫勸了一番伍氏全不肯信 他夫想勉強留在家中終久是

討憂氣無奈只得拏肉一塊米五升交與岳母再三寬慰方出

門去可恨逆婦趕出門前將肉米奪回反罵道這個老婆真不知好歹在我家吃了飯反要偷我家私辱罵了一番把門掩了其母憂氣不過只得哭哭啼啼罵他一番

獨一人在中途珠淚難忍
想起初為娘的家屋貧困
不料得你的父早把命傾
每日間娘盤你辛苦受盡
可憐我有幾日無米斷頓
只說是養大你把我孝敬
誰知道小賤人把我不認
想起我不孝女好不傷心
受盡了飢與寒難以養身
單丟下母女們獨守孤貧
或績麻或紡花來養你身
借點米煮點飯拏與你吞
百年後也有人送上山林
只顧你享安樂不顧娘身

自從你嫁婆家未把娘問
動不動就罵我生壞了命
多蒙得賢女婿把我憐憫
小賤人你不該把我攔定
今日裏正值那端陽已近
只說是住幾日纔回家郡
苦哀求纔准娘把你門進
賢女婿搗穀米救娘性命
今日的你做事忤逆過分
雖然是為娘的把你容忍

自從你嫁婆家便不顧親
動不動就罵我不許上門
拏油鹽與柴米把娘當親
反罵我不顧女只顧別人
你的夫接為娘來到家庭
誰知你一見我不許進門
吃了飯逼為娘就要回身
小賤人來奪去好不傷心
今日的你做事實在狠心
難道說老天爺把你容忍

惟願得雷神翁快加報應 打逆女也免得帶壞世人
他母咒罵一回急回家中那夜三更時候逆女夫婦安寢忽被
雷將伍氏打死提在他母床前跪定口含奶子及至晨早他母
醒來忽見一人跪在床前仔細一看乃是他女遣人報與他婿
知道他婿早晨起來見妻不在正在驚疑聞信急同來看見妻
週身皆黑知是不孝被雷擊死因備棺木安埋雷又震開一連
三次如是遂將尸首示衆後被猪拖犬扯他夫將岳母接到家
中養老又娶一房妻子甚是賢淑後來子孫富貴綿遠

嫌媳受累

道光七年四川雅州府名山縣居民田文玉妻林氏生一子名

東林幼抱張大文之女秀英爲妻林氏虐刻非常是年秀英年
已十八擇吉四月初八日成婚文玉辦買布疋歸家路遇盜賊
張丁丁與王三喜二人見文玉身背布疋卽準備來到文玉家
下行竊是夜林氏因罵秀英笑應幾句林氏手提棍棒失手將
秀英打斃夫妻商量忙用棺木裝定埋在猪圈坑自以爲神鬼
不知又想打人不贏先動手明日在張家問他要人自然可以
搪塞再說張王二盜見他家行兇諒難安睡何以偷竊便商量
盜墓剛揭棺秀英哎喲一聲嚇得張王二盜飛跑如雲秀英醒
來也不知被賊盜墓之故只說神靈搭救思量一陣務必夜奔
他娘家方可逃生剛走二里許到東林寺前大雨如注秀英正

在山門躲雨，恰遇淫僧名三和尚，出外放水，和尚詢知來由，見秀英年貌絕色，心生一計，對秀英說道：「你母早故，爾父出外，娘婆二家俱不可安身，我們出家人慈悲為心，豈可見死不救嗎？想我母家不遠，不如到我母家，與我母同住數月，再作商量。」秀英一時倉卒無計，隨口應曰：「可。」和尚之意，蓋欲拐帶逃走。又想：到師傅有銀兩二百，不如盜來以作路費。剛把二百銀掣到手，中師傅驚醒，大叫和尚手執短棍，將師傅用力打死，旋將銀交與秀英。秀英聞他將師傅打死，心想：此人心懷不善，不可聽信。於他將計就計，便叫他將師傅指去埋在他那空棺內，豈不是兩全其美？和尚信以為然，忙將師傅指去掩埋。秀英見他去時，

將銀子拏起，悄悄逃奔去。在清溪縣外婆家安身，和尚轉來不見秀英，亦各自逃奔遠方去了。次日田文玉夫妻到張大文家，下問他要人，二人鬪爭不休。田文玉夫妻用心太毒，反將張大文俱控在名山縣。縣主不查虛實，反將大文拘獄。追比問他要人，大文滿腹含冤，無處可伸。幸遇張王二盜，纔犯了案，與大文同在獄中受罪。大家各叙案情，張王二盜聽大文本是無辜受罪，良心發現，也不顧利害，便說你女乃我二人親眼看見，田家打死埋，在猪圈坑內。張大文急忙訴呈，說秀英乃文玉夫妻打死，現有張王二人可質。縣主提問張王二人對縣主訴曰：

當堂把我冤屈伸，太爺在上聽分明。小人自幼不學好，

本是挖牆割壁人 那日路遇田文玉 身攜布疋真愛人
夥計二人皆有意 商量偷竊起黑心 夜晚走到他宅後
他家吵鬧不安寧 忽然聽說不好了 失手將媳喪殘生
不久一陣就抬出 悄悄埋在猪圈坑 這是小人親眼見
不敢欺哄惹罪刑 太爺若還不肯信 砍頭甘結願具呈
縣主問明忙去檢驗開棺一看卻不是女身乃是和尚當時縣
主與眾人嘖嘖稱怪次日東林寺的山施主聽的是個和尚疾
速呈狀說菴內和尚師徒二人久已不在還失去二百銀兩縣
主提張王二盜出來問道明明是爾二人謀財害命怎麼說是
田家打死張秀英好好從實招來免動大刑張王二人不招用

了幾番苦刑張王受苦不過纔勉強招了正是好心救人反遭
害一團冤屈惟天知及三年行刑臨刑時雷電大作將斬刀擊
斷縣主細想此事必有冤枉四路緝察卻說秀英逃奔外婆家
之時過了雅州城外脚痛難行即請張大漢袁麻子二人抬轎
張袁二人見秀英有白銀二百用計哄過手中到了榮京縣張
袁二人拐銀逃躲秀英囊空難行氣急投繯幸遇王寡婦坐轎
歸家看見急命轎夫解下救活問其情由秀英對王寡婦哭訴
尊大娘聽貧女細說原因 皆因我家淡泊娘早歸陰
我爹爹纔將我抱在田姓 林婆婆甚兇惡每日辱凌
爲一點些小事動用棒棍 打喪我埋在那猪圈之坑

多蒙得神靈爺救我性命 醒轉來在菴前又遇貪僧
 那和尚把師傅棒打廢命 偷來了二百銀交我手中
 因想道出牢籠脫身逃奔 故叫他將師傅埋在原坑
 到此來遇驕夫又入陷阱 拐去了二百銀難以前行
 欲昇天欲鑽地無有路徑 因此上氣不過在此懸繩
 哭畢王寡婦憐其孤身無靠即收為義女帶回清溪縣安身又
 說三和尚自那日逃走也來在清溪縣化飯營生一日上街化
 飯遇見秀英即抓住問他要二百銀兩二人鬧嚷眾人勸解不
 開正遇張彪等到來張彪正要盤問秀英即將三和尚抓住和
 尚見了官差目瞪口呆秀英才對張彪與眾哭訴曰

眾位息言聽我明 我原不是這裏人 家住名山張家壩
 我父名叫張大文 把我娶在田家去 婆婆惡毒昧良心
 棍棒將我來打死 埋在宅外猪圈深 神靈救我還魂轉
 一陣大雨降來臨 我在菴前去躲雨 和尚拐我是真情
 他去偷銀有冤枉 棒打師傅喪殘身 欲逃羅網把計定
 叫他埋在我坑存 想這和尚不公道 包起銀子各自逃
 不覺來在兩夾口 又遇驕夫沒良心 二百銀兩拐去了
 我欲自縊喪歸陰 多蒙恩母來救護 因而在此來安身
 說畢張彪即將和尚鎖押引起秀英同到名山縣審路過榮京
 縣秀英脚痛難行張彪到轎行僱轎正是張大漢與袁麻子二

人新開轎行，議價時秀英認得真確，卽同張彪說道：「這就是前日拐銀之人。」張彪又將二人拘鎖，當時起出銀一百餘，一齊解到名山縣。縣主審實情由，將轎夫枷號頭門監內放出。張丁丁與王三喜把和尚百餘贓銀賞與他兩個，又將秀英與田文玉夫妻並和尚一併解上省去，呈與蔣大人發放。蔣大人就將和尚立決，田文玉夫妻解回本縣。罪滿充軍，秀英寄拜蔣大人，就在衙內安身。大人將田姓婚姻悔了，以作義女。從此案看來，嫌媳加害者，趁早回心，拐騙貪淫者，各自猛省。語云：殺人，不經手，到底不填命，不誠然哉。

嫌媳惡報

自乾坤開闢以來，有男女卽便有夫婦，是夫婦乃五倫之一，固不可輕易看賤了。在那富貴之家，從小定就，後來擇期婚配，固不消說。也有因家下凋零，不能撫養成立，從小抱過門來撫養的。此時爲翁姑者，當要念此弱媳，年幼無知，善爲教導，不可任性凌虐。使那幼女子哭訴無門，總要將心比己。若我養的女，別人亦如此嫌賤，己心又何以安？這都是由於河東獅子吼，男子畏婦人使然也。稍有丈夫氣概者，必不如此。諸君不信，聽我說個嫌賤小媳婦無辜受罪而死的事來。與列位聽聽。川東連江津不遠，有一人姓匡，身習巫教，娶妻王氏，每日好吃鴉片煙，所爲之事，不便明言。家中有一小媳婦，年方一十二歲，他婆婆

常將烙鐵燒紅烙他週身或將打煙籤子燒紅鑽他兩腿慘不可言一日小媳婦纔檢柴歸家王氏惡婦說他遲了將媳婦雙手吊起用棉花裹在中指拇上將桐油淋過拏火去燒起如像點燭一般這種刑法世上稀少小媳婦痛死幾次醒來哭道

這一陣痛得我昏迷不醒 中指上當點燭痛不能忍

亮煌煌一枝燭好不驚人 我聲聲喊救命無人答應

痛不過將手咬鮮血淋淋媽呀 快快的拏刀來斷兒頭頸

我公公在一旁全不言音哦你想要那老沒衣食的講情放你下來麼是他老龜子這般模樣到莫枉自開腔 就說是那螞蟻也顧性命

何況我小媳婦明明是人 自古來有王法沒得這狠

我的娘心太毒用這油焚 兒剛纔歸家來放下柴捆

兒的娘你為何一見生嗔 受盡了千般苦全不鬆勁

就是有十雙手做不趁心噫你這樣說來還把你累多了嗎 忍着痛出外去將柴找尋

週身上盡是那烙鐵印印 叫走東叫走西順着娘親

兩三天未吃飯身上寒冷 娘將兒來治死須當快性

你都要穿衣吃飯那恐怕沒得許多來 死一陣活一陣又不斷命

為甚麼下毒手恁般恨心

跪塵埃哭啼啼望母施恩

這一陣為娘的手也打軟了口也罵乾了肚皮也在餓了暫且放你下來即速去煮飯來與為娘吃你看那王氏惡婦害理將

那小媳婦這般殘害方放下來又要他去煮飯來吃他的男子漢匡端工在一旁全不敢做聲是夜小媳婦受苦不過私下開了後門遠方逃命乞食而去一日來至龍王廟前偶遇着生身之父董芳榮貿易歸家正在歇憇父女兩不識認遇着這女子跪在路旁乞討錢文哭訴道

雙膝跪在路途中 哀懇來往眾公公 董芳榮細問道我問你這女孩子為何不
在家中來在路邊乞討錢文其中 自幼離家把姑奉
必有個緣故你漫漫說與我聽 哦你生身的母親死了因貧窮 答曰
只因家貧母壽終 抱與人做小媳婦是也不是 正是
婆婆性情太凶勇 在家時刻不能容 既是你婆婆將你嫌
得為何你走在 黑夜開門將步縱 賤一個時候都寬不
這里來了呢 逃命四方兩手空

時纔你說得明白因受苦不過出外逃命身旁無有錢文目今落在乞討之中都是說不起了我且問你婆婆又將那些刑法來收拾你呢
棍棒不分輕合重 烙鐵都用火絡紅

一身烙得無空縫 皮肉焦爛痛切胸 塵世上教媳婦的只有打罵並沒有烙鐵
烙身之理這惡婦用這非刑恐異 冬日無衣受冷凍
日死在陰曹難免割心地獄之苦 我吃菜糠把腹充
暑天拏來喂蚊蟲 有酒有飯他們用 又凍又餓難行動

這女孩子你婆婆這般害 你又怎麼過得日子呢
背上不離錠子冲 又無飯吃又無衣穿一天到黑脚手都不
傷慘 了 放下柴擔又挑桶 未曾歇脚把碓舂

一條褲子全是孔 衣裳破爛不遮風 打霜下雪林內走
一身打濕無火烘 莫說你是個人就是個畜牲也理應要憐憫於你這種不要臉的惡婦全沒一點人
嫌媳惡報 四十二

心我看他後

出口聲聲罵雜種

就與牛馬一般同

來怎樣下場

婆婆王氏煙癮重

那些都不問你單問你婆婆

公公行教是端工

鴉片煙嗎

再問你娘家又姓甚麼

若問娘家原姓董

姓董小花童

怎樣的答曰

姓董小花童

答曰正是爺爺們哪

幾文銅錢無甚用

時纔講話不虛哄

何不賞賜我貧窮

董芳榮將女花童盤來盤去方知是他親生女兒聽把時仰面

一交跌倒在地甦醒轉來捶胸哭訴道

聽兒言痛在心昏迷幾陣

我就是董芳榮兒的父親

因家貧不能夠將兒早贖

纔抱在匡家去五歲有零

只說是在他家兒真萬幸

為父的放了心方敢出門

那曉得在匡家諸苦受盡

竟落在乞討中好不傷心

兒受苦為父的那得知信

我的兒快起來一旁站定

同為父歸家去漫漫調停

兒身上果真是藍縷得很

穿一件麻布衣吊吊衫衫

我的兒怎過得這般寒冷

將我衣脫下來暫且遮身

我看你肩膀上皮肉爛盡

手桿上盡都是烙鐵傷痕

兒哪將衣帶解開待為父仔細看來

兩腿脛還有些烙鐵印印

牙痛心兒

爹爹呀這是婆婆將綿花裏起拏油淋過用火燒脫了的芳榮

左手為何的一指不存

說怎樣說的女說用火燒脫了的芳榮說兒哪

說出來嚇一跳起初不信

就是那閻羅殿也沒這恨

那知道這惡婦這樣殘忍

難道說他有女不嫁別人

倘若是他有女抱與人引

仍然的嫌賤他傷不傷心

爹爹莫要哭了芳榮說痛心兒哪

爲父的一見了情不自禁

前面去請轎子與父同行

父女彼時一同歸家不提且說匡端工與妻王氏不日聽得親家在外生理大發其財又打聽得媳婦在路上一同回來了臉上好不過意兩夫婦商量一日來在董家門首花言巧笑百般遮飾見了他的媳婦千個公萬個息喊不住口董芳榮氣急不

過要想與他作對怎奈女兒終是他家的人不可與他結仇只得忍氣吞聲看他後來有個回心轉意麼於是將酒飯款待也不提起更加着應二字禮義來囑咐親家親公母我女兒儘他在我家中閑住一會親家不必命人來接當下分別各自而去不料去後將有數月匡端工兩夫婦今也命人來接明也命人來接芳榮對他女兒說道你的婆婆想必回心轉意了我兒今日儘管回去爲父的時常來看你就是那女兒不聽說回去則已一聽說回去二字便放聲大哭起來

聽一言歸家去心驚膽戰

這一回料想是不得生還

兒哪你只管回去耐煩過些日子有爲父的在家你婆婆就想要嫌賤你諒他也是不敢的

四十四

我婆婆心很毒難以改變 豈能容兒一時不受熬煎

兒哪你婆婆若再是這樣磋麼你為父的與他定是不得干休的

這都是你女兒命中注限 前生作今生受憑定青天

我兒不必啼哭回到家中心少過幾日為父又來接你 兒此去老爹爹休要望念

曉得是骨肉情不能團圓 在堂上辭香火自嗟自嘆

望福神與祖宗保父延年 出門來對墳臺辭母一遍

哭一聲兒的父珠淚不乾 兒不久與母親泉路相見

兒此去這性命定難保全 轉面來見爹爹肝腸哭斷

呢呀父女們就此一別了 兒不忍父一人獨守孤單

董芳榮見得女兒悲啼不止不覺兩眼流淚亦哭啼說道

我的兒這一陣哭乾珠淚 為父的一見得好不傷悲

兒本是他家人我纔好悔 瞎了眼我不該聽信於媒

為父的心要想與他作對 又恐怕兒回去難住一堆

今日裏送兒去把你婆會 漫漫的感化他又待何為

娘發氣兒早些各自站退 莫惹他潑性發闖着虎威

他曉得兒一人是我鍾愛 量就他也不敢生打死捶

二十兩雪花銀兒藏身內 拏回去買酒肉將母奉陪

這樣的殷勤他火心自退 難道說他就與牛馬同磊

你婆婆本不是好人一隊 婦人家吃洋煙淫盜之媒

衷腸話說不盡各自領會 路途上父言語謹記莫違

從今後切莫要把事過慮 順從他莫拗性免得吃虧
董芳榮與他女兒一路之上言來語去不覺到了匡家門首王
氏出來歡天喜地將他父女二人接進屋去果然比前大不同
了董芳榮一連住了幾日時常拏些好話安慰王氏王氏說道
親家只管放心你的女兒在我家中諒想衣食不少穿吃不必
過慮於是董芳榮辭別歸家不幾日又去看望女兒一次已有
數月婆媳相安無事董芳榮方纔放下心來一日欲要出門收
討殘賬來在匡家對他女兒說道爲父近來見你婆婆待你頗
好我欲要出門前去討些殘賬不過是一兩月就要回來特來
與你說明女兒潸然啼泣哭道爹爹你當早去早回不可流連

在外恐有變端父女就不能相會了芳榮說爲父曉得於是父
女灑淚而別誰知一去不回將賬項收清延至半載方纔起身
歸來王氏在家起初到好因爲知道媳婦有二十兩散碎銀子
被他弄過手來一陣鴉片煙燒得乾乾淨淨又見親家一去不
歸也不知道生死存亡潑性又發一日前去要脫媳婦衣裳來
挑煙吃媳婦不允惹着這惡婦就將媳婦細綁在地用烙鐵燒
紅斷氣一陣就烙死了當下心生一計買些柴來架起柴爐想
把屍首煨過做個死無對證正在燒時該是冤魂不散剛剛撞
着董芳榮收賬回來前去看望他的女兒王氏見了面如土色
往外就跑董芳榮見得火中燒着一人又不見他的女兒心中

着忙見得不好才去抓出來一看，不料果是他的女兒。當下見面一交，跌倒在地，約有半個時辰，甦醒轉來，將尸首抱在懷中，痛哭道：

見嬌兒 淚滿腮 我今哭抱在塵埃 早曉今朝兒慘死
不該出外把賤催 兒本是個裙釵女 爲父日夜巧安排
只說惡婦回心轉 不敢與兒把茨栽 誰知道 懷鬼胎
口中說好心難猜 一團惡念藏胸懷 對着我來笑臉開
這惡婦 大不該 殺却女兒火中埋 不是爲父來撞着
定然一陣化成灰 父在時 兒捧杯 父女餞別下庭階
眼淚汪汪不回轉 今朝相會是殘骸 王氏婦 狗賤才

題起心頭火便來 做的事兒真大膽 不由你不把命賠
痛心兒 我乖崽 烙得一身像烏梅 這般苦情說不盡
旁人見了也悲哀

董芳榮守着他女兒痛哭了一陣，驚動遠近地鄰，一齊來看，無不悲哀。董芳榮急同地鄰一齊進城報官。此時正值縣試，太爺吩咐命人將尸首抬至洗尸亭相驗，驗出一身盡是烙鐵傷痕，又加火燒過的，就如黑炭一般。相驗畢，將匡端工夫婦命差役押起帶回衙去。太爺回衙坐了大堂，將匡端工喚上堂去審招。連問幾次不認，吩咐將匡端工一陣亂板子，口內盡吐出實情來了。又帶王氏上去問，王氏口供一口咬定是自己滾在火中。

燒死的太爺容他不過命人把烙鐵擎來仍舊燒紅吩咐將王氏身上衣服脫了太爺罵道王氏你會烙人於今有甚說的也與我烙起來衙役聽得將烙鐵一舉王氏見了叫喊連天一時考試先生看審案的有千餘人個個都叫着實烙烙去烙來週身都烙爛了太爺復問道王氏你也曉得痛麼王氏說小女子錯了於是盡將實情招出當堂畫招畢太爺將他夫婦收入禁監然後方詳文上司匡端工夫婦因受刑太重不兩日夜間那禁子頭忽然聽得有人喊叫開監提犯人禁子頭恍惚問道提是何人鬼卒說就是匡端工夫婦因他妻燒死於非命冤魂不散去在一般伸冤吾等奉冥王之命前來提人對審言畢禁子

將監門打開只見幾個惡鬼前來將王氏夫婦擎起就走及到天明禁子往監內去看王氏與匡端工夫果然各死一處又焉知此番死到陰曹冤冤相報受了無限罪苦恐怕還不能超脫從這案看來凡抱小媳婦者切不可將人家子女作賤總要殷勤看待如自己親生女兒一般方可不然如匡端工夫婦一樣下場則悔之晚矣

悍婦凶亡

休寧府富有縣有一人姓商名臨清家道富足娶妻王氏素姓悍惡欺侮妯娌兼又脅制丈夫凡事由他專主丈夫不敢動作凡丈夫有一句話不如他意有一事不合他心他每惡言咒罵

數月內還在呻恨可憐他那丈夫埋着腦殼連氣都不敢出至於丈夫在外被親友化點功德修橋補路礙着當臉也就大起膽子出幾百錢悄悄交攔間或被王氏知道了雖已出功果也就交攔不倒只有含羞帶愧而已鄉里人都笑他是豚耳躲稱王氏是母老虎常言道氣高者隔財性急者無子王氏因為性急悍惡年近四十並無生育丈夫臨清心想娶妾奈妻悍妬不敢開口看看夫妻已四十餘歲還是兩個淨人雖有家業無人承受真真可惜族人親友見心不忍更替他不服說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妻既無出例應娶妾生子豈有年已四十無子而不娶妾之理他妻妬忌不准他娶我們要大家勸他與他作主

纔是商量停當就把臨清請到一處大家相勸內有一高年係臨清之堂叔叫商德齋詳細說道

臨清賢姪聽我言	細聽為叔說的端	人生總要顧後段
富貴貧賤總一般	富貴有子富貴遠	若無兒子就枉然
眼睛一閉好傷慘	爭占絕業鬧喧天	尸停在堂無人看
只捨衣物合銀錢	安葬過後誰念嘆	終年無人到墳前
貧賤有子可挽轉	若無兒子就難言	五六十歲還挑擔
自我吃來自我穿	倘有稍稍有病患	沒得藥吃沒飯餐
一旦身死埋木板	縱有老妻難保全	埋在荒山草長滿
無人祭掃真慘然	看來子嗣是根絆	無有根絆就作難

況且不孝有三件 第一無後罪當先 生前冷落都還淡
死後尤要問罪愆 今日衆位將你勸 勸你納妾是良言
你妻既已無生育 不許娶妾爲那端 人無後代誰稱羨
未必甘願絕香烟 他想抱兒作根絆 那如親生好萬千
他是女流無識見 你要道理想得寬 堂堂一個男兒汗
原要自主自己專 雖然你妻性惡悍 難道口口把你餐
總要自己已有能幹 那怕妻子虎一般 四十娶妾例已滿
若再不娶惹人談 樹要顧皮人顧臉 賢姪仔細去思焉
縱說你妻娶妾怨 自有旁人把話言 他心是肉勸得轉
聽明道理心自安

德安將姪勸了一番姪臨清說道既是如此還望叔父與衆位
替我作主於是族戚委曲周旋與臨清娶一妾一同送到家中
王氏當下發怒被族親勸住勉強留下及族親散去王氏把丈
夫罵個不了不許與妾同宿臨清自此寢食難安只得到親戚
家中散散心誰知臨清出了門數日未歸王氏在家毒害其妾
起初絕其飲食隔兩日遂下毒手逼令僕輩用繩勒死氣未絕
卽納棺中命僕四人抬至曠野掩埋抬到荒郊妾在棺內呼曰
我衣帶中尙有銀幾兩你們拏去所救我一命四人開棺取出
銀子轉思我們若是救他逃命主母知道如何了得遂將其妾
仍復掩埋及丈夫歸家已埋了多天問其情由說是病故了臨

清明知其妾被妻謀害，也不敢多言，只有流淚而已。未幾王氏忽得一病，喉嚨疼痛，飲食不下，急請醫生金淮、丁漢兩人治之，不效。一日金醫生要來他家看病，行至中途，旋風一起，人遂恍惚，只見一婦人顏色慘然，兩眼血淚，上前說道：「金先生，你認得我麼？」金醫生答道：「不知那婦說我是商某之妾，吳氏被正妻王氏謀斃，其中緣故，提起傷心，我今說來，先生一聽。」

金先生且留步聽我苦楚，說起來恐先生也難舒服，都只爲我吳氏生來命苦，我父母家貧窮無甚靠處，想得個好女婿家道富足，生能養死能葬也不枉做，又誰知爲人妾被人凌辱，論丈夫他爲人良心不負。

奈他的王氏妻居心狠毒，自從我一進門朝日厭惡，罵是罵咒是咒，那得安樂，是過場做盡了，壓着夫主，我的夫莫奈何去望親族，那王氏在家中要把我誅，絕飯食他那裏下手更毒，叫家人一齊來將我細，用繩子勒住喉一命嗚呼，叫家人就把我按進棺木，那曉得氣未絕靈魂如故，隔一時活轉來已在中途，在棺內喊衆人你且暫住，說衣帶有銀兩望祈救奴，那四人打開棺將銀拏去，得了銀復掩蓋不許我活，活活的抬起去埋下淨土，這四人昧良心應該天誅，我死去見閻王哀哀告訴，閻王爺施惻隱准我報復。

我陰魂返故鄉一一我住

四家人死水中被我親誅

這惡婦喉嚨痛豈是無故

卻被我捻住喉不肯放甦

他悍惡暗地裏折盡壽數

兩日內要將他狗命來誅

拿他去見閻王我心纔服

金先生你不知其中緣故

從今後莫去醫免受勞碌

這是我吳氏女一番苦楚

對先生說明白休犯神誅

吳氏把話說完哭啼而去金先生醒悟大驚轉去急告丁醫一併不往醫治隔一日王氏吐血而死其家奴僕四人盡死於水中人皆稱快說是悍惡妬忌與忍心得財害命之報噫世之為嫡妻者與世之為奴僕者可不知所戒哉

無福受

湖南常德府桃源縣黃鍾德家財頗有生一子二女長名孟姑次女名仲姑鍾德庄後叢林茂盛無事閒遊於此見一吉地冬煖而夏涼鍾德欲作壽域僱石工修砌夜夢老翁云此係毛翰林之地君勿修之連夢二次黃公遂停工不修鄰近有一毛老叟年八十生平忠厚多陰功子死媳李氏孀居家貧無怨生有一子名會元才七歲與人放牛一日毛老叟在山尋柴遇雨跌斃山中在鍾德修墓之處李氏見公未歸尋至山中見公已斃貧苦無措李氏同子往黃公家聘地黃公問其姓名遂以所修之陰地送之見幼子聰明命幫學堂炊飯閒則讀書過目成誦

黃公喜之遂以孟姑女兒許之爲婿毛會元年十六歲遂卜期來黃公家娶親孟姑見毛會元家貧想是放牛出身總不上轎黃公夫婦急得足蹬仲姑勸姐上轎孟姑反出惡言親戚商之勸仲姑梳粧仲姑遵依父命許字毛姓去了不題過數年凡求親者聽孟姑自允後有富豪董貢命之子董光宗求親方許之不日親迎果然奢華太甚過數年董貢命一死光宗日賭夜嫖洋煙上癮家業不順癮大難支孟姑每日吃慣了好的一日無葷腥便與光宗吵鬧起來只得將衣物典賣俱盡光宗至臘底穿得一件爛綢衫文錢俱無黃孟姑不時怨恨丈夫咒罵不過家中只剩得水缸一口光宗只得背在街上去賣賣了半日有

東街陳隆順衣鋪出錢八十文將缸買成正看忽然一裁縫秦昭猷說水缸是損的莫買嗑茶去罷遂未買成光宗問說話者姓名心想半天纔賣成被你一句話生意不成今天遇了鬼乃將缸背起又走將走不遠一跌在地將缸打碎街上人不依要將瓦片檢開董光宗只得用衣兜起了去倒走幾回見場後有濕衣二件晒起無人在此光宗見財起意收起至河壩賣錢一百六十六文買米歸家孟姑大喜異日又命賣鹹菜罈子光宗心想無路每日收濕衣爲業被人擎着送官董光宗稟道小人不會做賊有裁縫秦昭猷伙同一局官出籤將秦昭猷審問光宗一口咬住將二人丟卡在卡內昭猷向光宗嘆道我與你是

甚麼伙計苦苦咬住於我董光宗說那日我賣水缸將賣成你
說有損莫買走前去將缸跌破家中又燒不起鍋無法可使纔
收濕衣起見故今連累你你只替我用錢幾千我在官前辨明
你便無罪不日審案所係鼠賊將董光宗責打釋放孟姑見丈
夫無能每日門打光宗窮泊病重一推而死孟姑獨自一人每
日鹽菜當飯算命占卦壽不能盡托一媒婆意欲再醮媒婆作
成白衣菴暫且安身與老尼姑代煮茶飯誰知尼姑凶惡無比
孟姑難以安身於是放聲大哭道

黃孟姑坐禪堂珠淚淋淋

思在前想在後好不傷心

想當年我父母許配毛姓

我見他家貧寒嫌恨在心

那一日毛公子來把親迎
急得我二雙親齊把足蹬
不一年自許配富豪董姓
奴在樓用目觀心中喜幸
那時節不要牽轎門自進
不料得生禍患遭家不幸
嫖賭煙不幾年家業傾盡
那一日相毆打一拳廢命
誰知道老尼姑惡得心狠
稍遲慢不是罵就打棍棒

由我性不上轎七橫八橫
勸妹子纔上轎替我受貧
拾盒來所擺的綢緞金銀
過數月彩轎來就要娶親
到他家數年來果然欣羨
加之再我丈夫不學正門
見丈夫不爭氣每日生嗔
托媒婆暫且在尼菴安身
每日裏煮茶飯挑水辛勤
下雪天無來信幾般襟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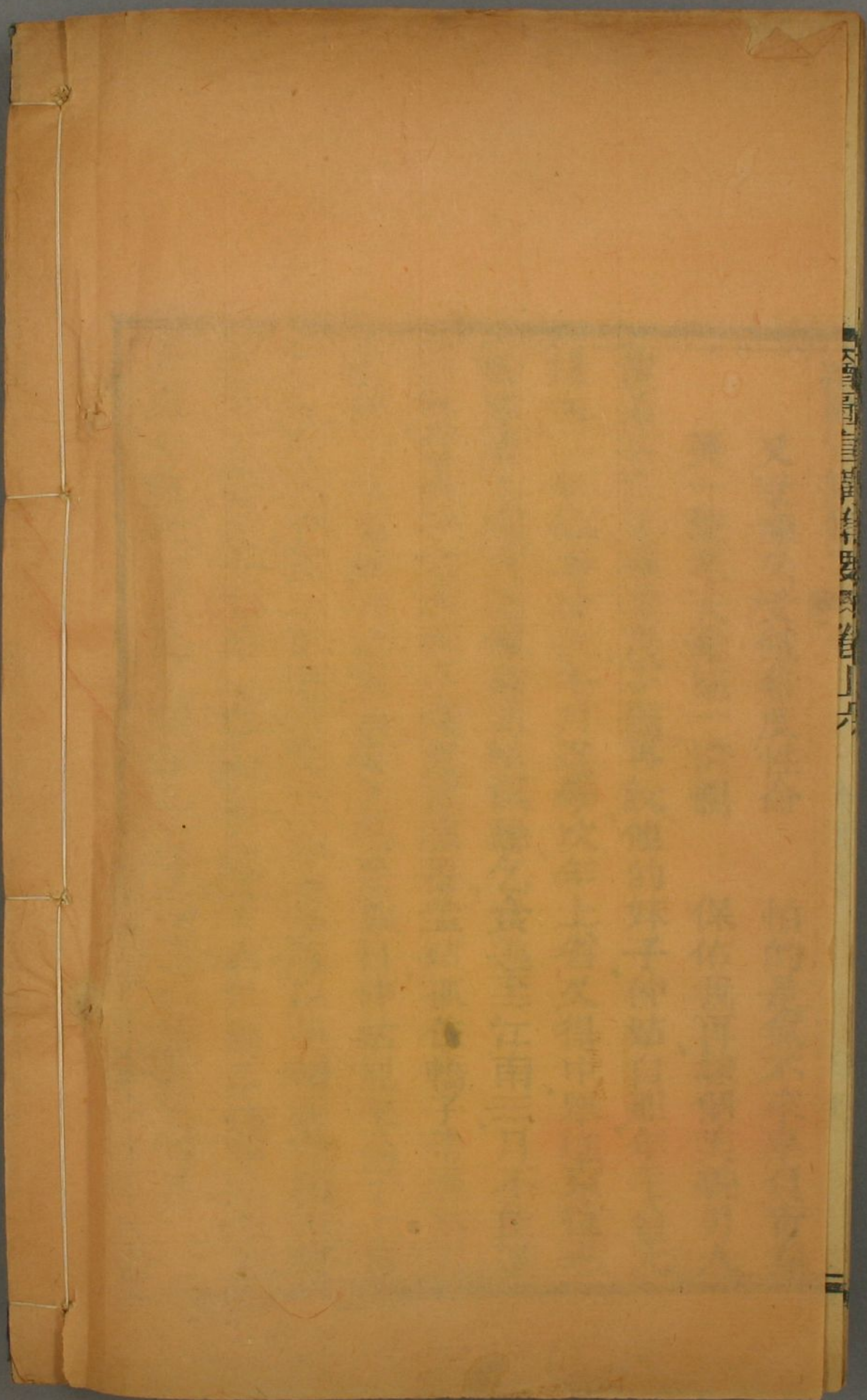
又受凍又受餓難度性命

怕的是氣不來辜負青春

哭一聲老天爺施一憐憫

保佑我再嫁個美貌男人

黃孟姑在尼菴受苦不題再說他的妹子仲姑自那年毛會元接去二年縣考發批冬月進學次年上省又得中舉進京復點翰林署江南省道臺黃孟姑探聽乞食逃至江南三月不能進衙相會幸仲姑乘轎至梵音宮進香孟姑抓住轎子帶進衙去姊妹二人大哭沐浴更衣衙內相住數日仲姑見毛公子一言不發遂私送銀二百兩討船送回孟姑起岸坐轎路遇嘔匪將銀搶去孟姑將衣物全無逃回尼菴不收只得乞食四方死於道路凡爲婦女者要以黃仲姑爲法而以黃孟姑爲戒也



卷之六

Faint, illegible text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layout.